

到遠方去

符·卡烏羅夫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到遠方去

THE GREAT
OUTDOORS



〔蘇聯〕符·卡烏羅夫

到 遠 方 去

吳 一 之 譯

伊·伊林斯基畫

В. Кауров
В ДАЛЬНИЙ ПУТЬ
Детгиз 1951

書號：譯 0081 28 開本 156 千字 定價 7,900 元

到 遠 方 去 (高)

著 者	符 · 卡 烏 羅 夫
譯 者	吳 一 之
繪 圖 者	伊 · 伊 林 斯 基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195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4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前人的童年

高爾基一再勸人，要注意寫些兒童讀物來敘述前人的事迹。前人都有通常不易積累的生活經驗，這種生活給人帶來很多悲哀、艱難、痛苦和貧困，可是也給人帶來豐富的印象和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真正知識。這些人都有足以傳世的事迹，他們的一生，對於青年人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到遠方去的作者符·卡烏羅夫，就是這些前人裏面的一個。他並不是一個職業作家，文學並不是他的本行，他在寫到遠方去以前，從來沒有寫過書。但是他的一生是那麼有趣，他在舊時代看到的是那麼多，所以他有決心寫成這本小說，敘述他自己的童年，這實在是一樁可喜的事情。

符·卡烏羅夫出生在庫班一個鄉村教師的家庭裏。這是一個革命的哥薩克人的家庭。沙皇憲兵的襲擊，以及搜查和流放這些事，卡烏羅夫從小就很熟悉。

他的兩個哥哥，亞歷山大和列歐尼德，在保衛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內戰中犧牲了。

卡烏羅夫一家人在流放時，住在齊喀賓斯克省的村子裏，現在這個村子裏有一條街道，就是用卡烏羅夫的兩個哥哥的名字命名的。

符·卡烏羅夫自己同樣是革命中的一位戰士，一位騎士，他在戰馬上經過了三次戰爭——

國內戰爭、蘇芬戰爭、衛國戰爭。他參加過柏爾霍孟柯、布瓊尼、陀伐托爾領導的騎兵奇襲，他是蘇聯陸軍後備隊的上校工程師，共產黨員。

通過到遠方去的主人公小哥哥薩克人伏洛嘉，卡烏羅夫描寫了自己的童年、自己一生的開端和參加革命的開端。

沙皇政府摧殘了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以後，就竭力撲滅工人運動，殘酷地迫害參加分子。伏洛嘉的童年就是在這個人民最痛苦的反動年代裏度過的。許多革命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最荒僻的角落，被趕去做苦工，被關進監牢，被殺害。在這個艱苦的年代裏，布爾什維克黨仍舊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不斷地集結力量，準備掀起革命運動的新高潮。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這一個革命新高潮確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年代裏顯示出來了。布爾什維克黨率領着已經起來鬥爭的人民，領導他們在布爾什維克黨提出的走向新革命的口號下前進。

到遠方去裏的主人公的童年既然是在反動年代裏度過的，那末，他的少年時代就是在俄羅斯已經開始的革命運動高潮裏度過的了。卡烏羅夫在他的書裏描寫了許多純樸善良的人，在那些人的心裏，早已預感到這些事件的爆發。

作者用第三人稱的方法描寫自己。這種方法並沒有比作者用第一人稱來寫這本書使得它稍微不至、稍微減色。讀者都可以感覺到，這本書裏所描寫的一切事情，都是作者自己親身經歷的，親眼看見的，或者是從至好方面知道的。

過去俄羅斯生活方式的特點，以前的巴什基里亞人的生活狀況，伏洛嘉到雙親流放地去

的那段充滿艱苦的路程、民間的習俗、節日、巡邏看馬和賽馬、好人和壞人的性格——這一切事情都在這本小說裏寫得又詳細，又好看，有聲有色，驚心動魄。這本書使我們感到我們祖國的遼闊廣大，同時指出了：看守地主馬羣的騎巡者小哥薩克人伏洛嘉和類似他的那些人，靠着有錢人的「恩惠」過着日子，他們的命運是怎樣地悲慘。

卡烏羅夫的小說不僅正確地描寫了以前人民的不自由的生活，並且也親切地——雖然是隱約地——刻畫出那些在黑暗壓迫年代裏開始為光明、為勞動人民幸福進行偉大鬥爭的人物形象。

卡烏羅夫的小說所講起的許多事情，看來好像是我們從別的書本上已經都熟悉的事情。

但是作者會把過去大家已經知道的事物使我們重新想起，用他自己的筆法描寫出來。這就使得他的這部小說獨成一格，清新動人。

作者豐富和準確的記憶力，對生活的豐富獨特的觀察，小哥薩克流浪者所經歷的許多奇聞險事，都使得這本書不但興趣濃厚，引人入勝，而且對於年輕的讀者也確有益處。

讀者們會從這本書裏知道許多新東西，許多動人的事迹，再一次地想到他們這一種年紀的人在困苦的舊時代裏的生活情形。

伏洛嘉所度過的那種艱苦的、充滿憂患的童年，正是以前許多最優秀、最純潔的人們走向革命的無數道路當中的一條道路。

目 錄

前人的童年	列·卡西里	一
造反人		一
小牧童		四
修道院的格利沙		三
狗尾巴		一五
啓程		二七
乾草堆		四七
祕密包裹		四
相逢		壹
找尋		八二
馬克西梅奇的朋友們		九
在齊略賓斯克		一三
到親人那裏去		二四

流放人的家·····	一〇
阿赫馬特沙·····	一三
縫紉機·····	一四
地窖的祕密·····	一六
勝利的代價·····	一六
牧場上的事件·····	一七
宰公牛·····	一八
最後的會面·····	一九
沙朋都依·····	一九
打松雞·····	二〇
牧童生活的結束·····	二〇
上學·····	二〇
聖誕樹·····	二二



造反人

連早起的小鳥還沒有醒過來，通報大家說春天的早晨已經開始了，可是姨父那雷一樣的喊聲已經在叫伏洛嘉：「喂，看牛的！起來把牛羊趕到牧場去吧。」姨父一面說，一面大聲地敲樓板，敲伏洛嘉和小兄弟維克托睡覺的欄樓。

五歲的伏洛嘉，每天就是這樣被叫醒的。他從欄樓上走下來，早晨的寒氣使他渾身發抖。他跑進院子，叫起牛羊，把牠們趕到牧場上去。

伏洛嘉和維克托的父親伊凡·彼得羅維奇·卡烏羅夫是一個鄉村教師。他在一個哥薩克鄉村裏教了二十年的書。有錢的哥薩克人和村長都不大歡迎這一個爽快正直的教師。但是被村裏有錢人侮辱欺凌的窮人却時常到他那裏來訴說自己的痛苦和受欺的事情。伊凡·彼得羅維奇盡力安慰他們，盡力幫助他們。

窮人和伊凡·彼得羅維奇的舊學生，時常聚集在他住屋旁邊的土堡上；他給他們唸書，講述涅克拉索夫〔註一〕和別林斯

基〔註二〕的事情。他們仔細地聽教師的話，並且喜歡向他提出問題。他們問起雷雨，問起日食，問起普加喬夫〔註三〕……有時，有人對於政治發生了興趣，就問教師雖是些不穩分子？爲什麼鄰村的教師——一個好人——在大家眼前被戴上手銬，送去當苦工？

自從出了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事情以後，村裏傳到了一個消息，說教師的大兒子住在彼得堡的亞歷山大爲了「造反」，被抓起來，戴上鎖銬，押送到西伯利亞當苦工去了。

大家立刻提出了許多問題：造反是椿什麼事情？您的兒子亞歷山大出了什麼岔子？

亞歷山大被捕以後，當局就迫害教師。

一九〇七年七月裏一個炎熱的日子，警察局長從城裏坐了掛着小鈴、駕着驛站肥馬的馬車到村裏來，和村長以及幾個證人一起，走進教師的屋子。

教師家裏剛吃好夜飯，還沒有離開桌子。父親和孩子們在看雜誌上的圖畫，母親在洗茶具。

來的人開始搜查。教師家裏的一些簡單傢具都被弄得翻了身，甚至孩子們也不免被搜查了一番。但是除了一些教學用書外，什麼也沒有查出來。第二天，警察局長向教師宣佈，遵照最高當局的命令，教師和他的全家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交地方官看管。出發日期很

〔註一〕 尼·亞·涅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是俄羅斯的偉大詩人。

〔註二〕 維·格·別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是俄羅斯的偉大革命民主人士、天才的文藝批評家、哲學家。

〔註三〕 葉·普加喬夫是哥薩克人，農民起義領袖，一七七五年被沙皇政府殺害。

近，就在兩天以後。

教師想要提出抗議，因為他是教師，直屬教育部長管轄。但是警察局長宣佈說，流放是根據內政部長的命令執行的，於是談話也就結束了。

「卡烏羅夫先生，你以前是一個教師，可是以後永不再是一個教師了，」警察局長哇啦哇啦地說。「卡烏羅夫先生，你已經被剝奪了當教師的權利。你的一個兒子以前是大學生，現在却是一個苦役犯了，你也許會在西伯利亞遇見他的。雖然，他是戴着鎖銬坐在監裏，而你就是交地方官看管罷了。祝你一路平安，卡烏羅夫先生。請恕我招待不週……噲，噲，噲！我派一個警察送你，這樣你在路上就不會迷路了。」

他轉過身來走出屋子，他的全部跟班都跟着他一起走了。

……到西伯利亞是一條流血流淚的長路。帶着五個小孩走這樣的路是很不方便的。

伏洛嘉和維克托是最小的兩個孩子。教師的朋友們和伏洛嘉母親的親姊妹魯莎姨母，都勸他們暫時把這兩個最小的孩子留在村裏。魯莎姨母答應照管這兩個孩子。

「我們家裏生活寬裕，可是老天沒有給我們孩子。所以小妹子，你不要打不定主意了，把他們留在這裏吧。我不會虧待他們的。」

母親和孩子們的分別是够難受的，可是她知道自己的親姊妹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所以她就同意了。

在出發的那一天，哭哭啼啼的兩個小孩子被領到馬爾欽柯姨父母的家裏。母親把靠在自

己身邊的孩子們撫摸了一會兒，在分別時說：

「你們長大起來吧……別哭——爸爸就要來接你們的，」她依依不捨地和他們分開，淚如雨下，走了出來。

晚上，教師一家人帶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就上了火車。押送的警察高聲對送行的人喊了起來：

「真不要臉！來了這麼許多人！來送離啊？送造反人，送敵人！喂，走開！」

女人們都哭了，朋友們對教師說：

「別難過，伊凡·彼得羅維奇，西伯利亞也有像我們這樣的人，而且還要好些——那裏流放的人越來越多了。你別担心孩子們，我們不會欺侮他們的。你的連襟馬爾欽柯很富裕，意志堅決，性格嚴厲——決不會放縱小孩子的。」

一會兒火車就開動了，把卡烏羅夫一家送到遙遠的、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去。兩個最小的孩子都留在村裏……

小牧童

伏洛嘉當小牧童，當了快一年了。

每天早晨姨母和姨父都吵嘴。姨母說：

「你怎麼天還沒亮就把小孩子叫醒了？外面還冷，露水還在地上，你却把穿得又單又薄的小孩子趕到草原上去。」

「這兩個窮小子，你想把他們教成像他們的父親和你那美人兒的妹妹那樣，做那種窮苦的造反囚犯嗎？他們不願意和好人們安分守己過活。自以爲是聰明人。現在呢，到西伯利亞去終日無聊閒坐，那裏會除掉伊凡的糊塗思想，教會他尊敬好人的。伊凡以前原是一個教師，可是他教些什麼？不是輕視上級長官，就是咒罵皇帝。對於自己的孩子他又教了些什麼？怎麼教育了他們啦？就拿大兒子亞歷山大來說吧，他是一個『革命家』，戴着嘩嘩唧唧的鐮鏟，在牢監裏已經過了兩個年頭了……列歐尼德也是一條硬漢，父親的那條路擺好在那裏，他也會往那裏走的。留下了兩個赤條條的孩子給我們：又要餵他們吃，又要給他們穿。」

馬爾欽柯姨父的嗓子越說越響，簡直是在喊了：

「你把他們招待到客堂裏，烤起蜜糕來請他們吃吧！」

他說完了這句話，好像被蜂螫了似地跳起來，向門口奔去，在門檻邊停下來，更響地喊起來：

「我的家裏以前沒有這種事情，以後也不許有這種事情！」

他把門砰的一聲關上，跑到院子裏去了。

姨父生性兇狠，性格暴躁，愛錢如命，從來不相信什麼人，不向誰借錢，也不借一個錢給別人。他是一個包工頭目，手下有木匠和石匠，他坐車子到各鄉村去，接下了包工生意，

就替有錢的哥薩克人在村裏蓋屋子，或者蓋教堂。

他的住屋又大又新。院子很大，上面有遮棚。住屋旁邊是一所倉庫，裏面堆滿了麵粉、糧食、酒、甜瓜脯、蘋果、梨子，木牆都給擠裂了。這許多東西足夠全村人的吃用。

姨父到倉庫拿東西的時候，從來不把門敞開。他只是打開一些，側了身體擠進去。

「這樣，鄰居們就不會妬忌，也不會來借錢了，」姨父對姨母說，可是他自己在村子裏的名人團體裏面却喜歡誇耀自己的富裕。

姨父接生意的日子是孩子們最困難最可怕的日子。他總是醉醺醺的，兇狠狠的。家裏所有的人都躲到院子裏去。伏洛嘉和他的小兄弟躲進了避難所——住屋的門斗下面——從門縫裏窺視屋子裏的一切事情。

姨父到家，在院子裏先碰着那隻看門狗沙皮克。這是一隻毛茸茸的大狗，可是從來對什麼人都不吠叫，整天伸直了身體躺在院子中間；牠脾氣和善，生性懶惰，連雄雞跳在牠的身上高聲啼叫，牠也一動不動。姨父時常走攏去，用腳踢牠，喊叫說：「懶東西，啞巴！儘糾纏我，貪吃懶做的東西！」沙皮克就跳起來，一聲不響地躲到自己朋友——伏洛嘉和維克托——躲着的門斗裏來。

卸馬也不是平靜的。尤其是那一匹名叫米舒加的馬，時常挨罵。但是這匹兇狠的咬人馬很會防衛自己，姨父時常也佔不了馬的便宜。

姨父把馬匹弄好，就走進屋來，總是問姨母：

「兩個小寶貝呢？」

然後不知怎的，他總是望着屋子的角落裏，好像指望會在那裏看到孩子們。

姨父坐在客堂裏的長凳上面，好久地默不作聲，後來好像想起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向姨母說：

「你的教育發生效力了。昨天，警察帕羅霍爾向我告狀。他在市場上看見了伏洛嘉，問他：『你知道你的爸爸和媽媽充軍充到哪裏去了？』他這個淘氣傢伙就吐出舌頭，豎起指頭〔註一〕。村警察是個什麼東西！隨後他就跑掉了。可是你却給他們吃奶糕，穿皮靴……就是給他們喝脫脂牛奶〔註二〕也是不值得的。」

姨母搖搖頭，低聲規勸丈夫說：

「你無緣無故地指摘我，責備我好心腸，叫我把脫脂牛奶餵窮孩子，把小孩子做不來的工作給伏洛嘉做……這是好的嗎？伊凡和薩莎〔註三〕相信我們，把自己的孩子交給我們，可是你却磨折他們，你真罪過。你說警察、村官都是好人，可是他們都是逐臭的烏鴉，今天忽然跑來說：『馬爾欽柯接到包工生意沒有？謝天謝地！可是別忘了我們，原來我們都是自己人啊！』他們又要整夜來喝燒酒，向你來通融通融款子去弄好他們的事情了。他們把你像松

〔註一〕 以大拇指夾在食指及中指的中間，是一種表示侮辱的手勢。

〔註二〕 脫脂牛奶是沒有什麼營養的東西。

〔註三〕 薩莎是伏洛嘉的母親。

鼠似地剝去了一半，真是你的好朋友。他們就是強盜和暴徒。可是你倒反向伊凡和薩莎亂叫。全村子的人對他們兩個人都有好感。伊凡二十年來教會了多少人識字啊！……大家都同情他們，牽記他們……」

姨父這一會兒好像覺得妻子講的話很對，他說：

「你講得對，魯莎。一點也不錯，我被他們剝去了一層……」

之後，他沉默了一會兒，就跳起來，直向門口奔去，站在門檻旁邊喊叫：

「我們家裏以前沒有這種事情，以後也不許有這種事情！」

他這一句話現在究竟指的是什麼，實在沒法了解。

深晚，姨父和他的一夥「好朋友」——醉漢警察和哥薩克頭目——一起來到家裏，喝酒喝了個通宵。這些事情孩子們都看得清清楚楚。維克托年紀還小，對於屋子裏的吵鬧聲倒反而覺得高興。伏洛嘉年紀大些，他已經懂了許多，所以心裏悶悶不樂。

伏洛嘉時常想：為什麼他和小兄弟留在親戚家裏呢？為什麼爸爸和媽媽留下他們就走開了？他從姨母那裏什麼也打聽不出來——她老是不作聲。

夜裏在閣樓上面，伏洛嘉時常緊抱着自己瘦弱的小兄弟，哭了起來，滿面眼淚地睡着了。他在夢裏好幾次看見媽媽撫愛他，把他緊緊地抱在身邊，說：「我的好孩子，你等着吧！不久我們就到爸爸那裏去。」但是這不過是做夢罷了，實際上伏洛嘉早已記不起母親的面貌。他好不容易想出她的聲音面目。維克托一共只有兩歲半，他比伏洛嘉更需要母親的憐